

隱
綠
軒
題
識

陳奕禧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唐昭陵石蹟考略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隱綠軒題識

此據涉聞梓舊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吾邑國初諸老以書名著者。數陳香泉太守所輯金石遺文錄十卷。錄入四庫全書附存中。而隱綠軒題識尙未刊行。稽之渤海著錄。殆所稱對叟題跋者也。此亦從問遘手鈔本錄出。今邑中故家頗鮮藏弄。知外間尤不易得矣。昔公雖以問撥鐙詩不悅於長吏。而反爲書家美談。顧跋語一編。尙湮鬱不彰。故樂出與臨池家共之。海昌蔣光煦識。

隱綠軒題識

臨晉中書令王獻之十三行

清 海昌陳奕禧六謙撰

石刻精緻真蹟蒼茫筆鋒與刀痕異也。學石刻卽宋搨亦不能有蒼茫之致。貴乎心領名製。留神古翰。再覽舊鐫。及其至也。乃能蒼茫變於妙矣。

論南齊侍中王僧虔書

予家舊有太清樓帖。乃亮字不全本。昨從華亭總憲處觀退谷所藏宋搨。止存八卷。亮字未磨。墨色純黑。與世所謂宋搨起霜者迥乎不同。望之神采飛動。卽之筆墨逼真。故當勝於敝笥。人間墨刻之優墨花也。

論梁陶隱居書

華陽隱居。陶宏景所自稱也。瘞鶴銘所以定爲貞白書。用意矯拔。飄然有神仙之致。與此各極其妙。修道之餘。乃復潛心藝事。當日蕭公往還究論。發明書理。頗足沾溉來學也。

論唐人雙鉤蘭亭序

此元郭佑之所藏唐人雙鉤本。明項墨林購之勒石以傳者。郭自題云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。褚河南檢校搨賜本。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。所謂褚河南檢校搨賜墨本。元章有題跋。向爲司寇從祖收。余

十七八歲時每得展玩。然未知其妙。後爲它人獲之。不知所往。忽忽思想卅餘年。不能復見。己卯四月。湯西厓編修忽折簡招余觀。唐人真蹟。雨中急赴之。姜西溟編修亦在。視案間所展。予卽狂叫。卽認爲吾家蘭亭本。何緣到此。反覆諦觀。如對故人。覺於聲音笑貌神情瞻顧之間。較卅年前爲更親也。於是西厓卽趣余兩人各臨一本。西溟咄咄逼真。予婉形似彷彿。未能得神。由此知唐人雙鉤墨色濃淡深淺起止映帶之妙。幾幾原蹟。而歐褚分途。遂令禊帖亦有南北宋之異矣。然今日重逢。惡札輕點。予於是乎深慰積懷。後數月。聞爲有力者以千金購之進御。他獻者亦同此本。但無米跋。內間以爲安所得二。於是皆還之。嗟乎。神物復散。落人寰矣。余又念它獻者安知非郭祐之藏本。己卯七月望。爲盧新安臨。并著褚本始末。以留後來考驗。遭之不易。知之亦誠難也。

臨米襄陽臨右軍辭世帖

海嶽此書。極盡篆隸遺意。不知右軍原本神妙何如。惜無從見。讀其文。羨其霞舉清蛻之蹤。不特翰牘可師千古也。

論張芝帖

張索之書。初觀之似無趣。及其習久。便如太羹。真得上古至味。書不從此出。終覺單弱無本。然而世尙鮮采。嗜之蓋寡矣。波磔分明。蠅頭匾額。伯英只許幼安如。紛紛此後能書者。更有何人返古初。

論歐帖

率更用筆似拙而實巧。拙者近古而巧者取法多也。唐人備得其傳者。推歐陽氏。今欲習其法。但於冷處參彼用意。疎處觀其結體。自有進境。若止規方版。真成優孟衣冠矣。

論王帖

王氏一門無不善書者。由於所習深也。江東風氣移人。至今操翰者不乏。但筆墨閒少北朝古法。在烏衣子弟本自蘊畜。後學效法。未經博采而兼綜耳。

論郗帖

郗高平書。饒有風味。觀其用意避俗。自然超出尋常。今人惟恐去之不遠。安能入晉賢之室也。

又

晉人書全在疎冷取勝。唐宋諸名家未嘗不盡心研習。然而失之緊嚴矣。晉人未嘗不緊嚴。求其緊嚴處。不可得。此其所以爲晉人耳。

又

郗侍中書。余絕愛之。其出人頭地處。非時輩所得窺也。倘觀其結撰有省。乃可與論書學矣。

題玉版十三行

余乙亥到京師。於乾齋侍讀弟處。見十三行玉版。大不逾尺。其玉色微青黑。不甚厚。韜以紫檀匣。人所寶者。再求之。已不在矣。古物幸而得遇。不能時親丰采。覽此搨本。更復思想不能忘也。

題宣示帖

宣示較原本字大。右軍所臨也。用筆轉處稍有角節。此王之鍾也。

又

元常真蹟在王丞相導家。導過江時。藏衣帶間。以遺逸少。贈王修。修死。其母以修平日所愛。置之棺中。遂不復在人間矣。

題蘭亭序

蘭亭刻本不下數百。大約有二源。定武與神龍是也。定武歐摹。神龍褚摹。各以己意攙入。其派分矣。此歐本不能知其出於何處。審其筆法。或是寶晉齋所揭。紙墨深黯可玩。學者必當參觀神龍。不然失之板矣。

題樂毅論

觀此與前蘭亭本如出一榻。能定其爲寶晉也。紙墨甚佳。可以道德經同看。兩相發明而自有合。

論鍾元常千文

千文始於梁周興嗣。不知鍾元常先有此作也。通篇不同。惟結處用語助二字。豈散騎集成時。襲此舊語邪。傳是羲之書。實莫能辨其真僞。味玩結字。大是李北海全體唐人氣象。了無晉韻。世不多見。故論此以廣所傳。

臨曹全帖

曹全碑。萬曆間出自土中。故得完好如新。碑陰有門生故吏名。出錢以刻石者。蓋全爲郃陽令。此邦人士頌德之文。故碑尙在縣。不知何時埋沒。今始掘得。較當時顯著更流美千載也。書意故是名蹟。從中郎法度變出。別成一家。今人耳目好新。乃競宗之。白下鄭簠。早年學之頗似。晚復頹唐。不復力氣。後未見其繼。東筦陳恭尹。元孝法蔡中郎。腕力甚勁。可與谷口頡頏也。

論孔彪碑

孔彪碑。隸法與曹全極相似。蓋其時相去不甚遠。學者所習。則有同焉。樂松梁鵠輩。應洪都之選。至於以三十二人圖畫其像。榮崇已極。故楊賜蔡邕諸君子。輒彈議之。不爲時賢所重。然上之人好之如此。下必有應焉者。遂造詣變化。極一代盛美。流傳後世。爲操觚者宗匠。奈何黨部之禁不弛。正人氣塞。反昧於治國之道。漢欲祚庸可得乎。

論崔浩書

崔浩之爲國書也。皆自書刻石。當時被毀。即拓者不可得見。惟弔殷比干文。傳爲浩書。今猶存衛輝府城外比干墓上。字體奇怪。他碑所無。似楷似隸。因以見當時筆法之遞變。點畫多少。如棘之爲棘。稟之爲稟。網之爲網。焉之爲焉。魂之爲魂。不可枚舉。多是古法。賴廣見聞。乃顧亭林翻謂紕繆。莫有甚於此者。書生不深究。以識難字爲厭。亦可發喁喁也。此則臨汝帖所刻。撮拾四句。前句是第四句。二句是第三句。便見王輔道之乖舛。伯思之議。有由來矣。

論褚河南枯樹賦

褚河南枯樹賦。今人惟新城總憲。學之極得其神。先生海內文儒。不肯以一藝名。有求書者。必命門弟子代作。從不輕書。門弟子欲得先生書。輒假問字奏記。先生隨意落札。便藏棄以爲至寶。或稿紙傳寫。卽塗抹點勘者得之。皆裝潢成冊。重若顏平原之爭坐位。先生見之亦殊喜。因臨此偶志其概。知大人品大文章君子如韓昌黎。顏魯公。司馬溫公。歐陽文忠。未嘗不善書。若歐陽。司馬則不以書顯也。

臨秦少游書

少游結契蘇黃。馳情翰墨。玩其流韻。自具機杼。不悖其所以同。而較然實有其不同。比諸洙泗。亦當在七子中真一席也。

論參寥書

參寥筆力亦瀟灑出羣。當時爲書多用意思。不屑凡近。此爲蘇黃張旗鼓者。未能出乎風氣之外。

論懷仁聖教序

鐫刻之家。各以本家筆攬入前人妙蹟。遂移步換形。風致爲之變矣。此戲鴻堂帖中所刻。其意近於華亭。然神理蘊藉。雖不及原本之精緊高秀。亦足爲操觚者典型。

書論一則

姜白石論書精矣。真可補孫過庭之未盡。今之學者。曾未究心前人論說。率意自行。面牆獨處。固亦無害。

乃反嗤議古人字體爲怪。米元章云。吾壯時未立家。徧尋古人好樣子學之。元章豈亦好怪耶。一概抹倒。以勻平爲之。吾未見其可傳矣。

論楊少師韭花帖

少師書承晉唐餘氣。蘊蓄秀雅。飄飄然有神仙之度。董文敏筆法發源於此。其有宗顏魯公、李北海、米襄陽、趙文敏諸家者。轉接收縮處。未嘗不歸宿少師也。學書必博采而兼收。主一家以爲根本。乃能臻妙。古賢未有不如此者。

論顏魯公爭坐位帖

顏魯公爭坐位稿書。古今書家莫不以爲準的。最得聖教筆法。而自爲變化。使後來不可端倪。宋四家無不出於此。唐人去古未遠。筆下猶傳篆籀餘蘊。然加之剛勁。結體漸就方整。當時以書判取士。遵守功令。遂使然也。

論索征南

章草以索靖、皇象爲宗。此書家之星宿海也。備極精微。甚多窈奧。明乎此而後其法得矣。

論蘇文忠赤壁賦

東坡此書。全用顏魯公鹿脯帖筆意。加之以藏鋒斂鐫。高簡多姿。正氣凜然。不可犯。其傳世不朽。洵非易也。

論蔡忠惠

論顏遂及宋四家。尋源而得其流也。四家皆學顏而各成其一家。此得其性之所近耳。論其源流。聊舉所知。愚者之一得也。書理甚深。輒用管窺。慙惶悚息。可勝言耶。

書論

大篆籀文降爲小篆。又降而爲漢隸八分。又降而爲正隸。又降而爲行草。書道至此。變窮化極矣。學之支分。則有章書。顏素之異。果能追源溯流。明其理。悉其情。會其通。合其法。不必求精。自然矩度雍容。神明頓蕩。推倒一世矣。不然。如盲者行路。雖復千里。終何益哉。

論褚書

褚遂良有樂志論正書。用筆起止迴伏。於二王法外。收入無際。令後覽者莫從窺測。竊揣其意。蓋欲超出乎二王上也。觀同州雁塔兩聖教。自信此言爲有徵。竟不知張黃諸君子固已先論之矣。王謝過江。淘汰古體。存諸意象。精蘊不露。學者希見真蹟。從鐫版展摹。鉤者未必知書。鐫者又未必精。而精蘊泯矣。據以爲楷。則盡此。或未得當也。至并斥王法爲好怪。吾不知六朝諸體。如登善所收。又宜何等置之耶。王右軍過江。見華山受禪等碑。始悔學術夫人徒費歲月。夫學術夫人。會稽尙有悔。況其後焉者乎。

又論書

半年來。心境枯。無意於書。而徵求日衆。適遇雨窗賓朋不至。筆墨閒靜。漫書舊文一二首。應知己之命。殊

有合處。非酬世作。然不學則轉疎。未能神明乎規矩繩墨之外。年齒日加。記性日消。所習輒遺。可以自怡。不可以問世也。紹兄有嶺南之行。切切於素牋。所好何與世不同。感其意而爲之書。過庭所謂徇知也。僕與紹兄皆五十過頭矣。今又南北分歧。持此到潮惠之間。兩色鑿窗。寒齋燈火。展而視之。如與良友相對。或可稍解離別之歎耳。

又

趙吳興宗李北海。雖無所不學。然終不脫括州氣味。此亦性相近也。董華亭宗楊少師。亦無所不學。乃純乎韭花風度。此又功所到也。但能專宗博覽。苦志勿墮。不患無成。

論孫過庭書

孫過庭善書。但見草體傳世者。書譜景福殿賦千字文。數種而已。三者書譜純乎右軍。其二則兼有章書遺意。

論神識碑

江甯府學有天發神識碑三段。屢託人去揭而未到。思此累年。因皇象書傳世絕少。此又是孫吳時留傳至今日者。乃天地間一寶也。碑尙完好。太守署識之。

論風動碑

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。乃李寶臣功德頌。永泰間立察院。卽寶節度理所也。碑文王士則書。筆法遒

逸有漢人遺意。絕似孟頫趙公所作。因知吳興源遠流長。所本不獨二王也。北方銘石之體。奇怪不窮。渡江諸公。洗滌殆盡。右軍見梁鵠受禪。張昶華嶽等製。始悔學術夫人。書徒費歲月。則書古法本妙。不可刪廢。江南僻處。特未傳其典型。今但取晉人書學之。而不識轉變中含幾許古意。謂之不學可也。況乎鄙二王爲怪。又棄而學後來者耶。

論李仲璇脩孔子廟碑

李仲璇脩孔子廟碑。不知何人書。又別見意趣。因以知當時家數不同。二王既爲唐人所宗。吾知其亦有不盡然者。歐虞褚薛。筆意豈皆出於二王哉。觀此道因碑發蹟所自。了然無間。再推至柳誠懸。顏平原。悉能別作參悟。然亦未嘗有悖於會稽議者。唐人以書判取士。所作類皆端重。無晉賢韻致。不識其從來甚遠。含蓄甚廣。乃輒效管窺。千秋具眼。安可模糊一概。使古來苦心抱屈在昏翳中也。

論張猛龍碑

張猛龍碑亦不知書撰人名。其構造聳拔。具是奇才。承古振今。非此無以開示來學。用筆必知源流所出。如安平新之崔敬邕碑。與此相似。吾觀趙吳興。能偏學羣籍而不厭者。董華亭雖心知而力不副。且專以求媚。誰爲號呼悲歎。使斯道嗣續不絕。古人一條眞血路。及是不開。他日榛蕪。盡歸湮滅。典型淪墜。精靈杳然。後生聳聳。□能不再爲想。□耶。

顧亭林以崔浩及此二碑多奇字不純。率有議論。僕故爲發明也。

論孫師範書

此乾封時孫師範書。去魏未遠。儼然北朝銘石遺風。唐人八分。各家異派。而祖述蔡邕。憲章梁鵠。則未嘗不極其源。故體勢雖漸近。其崢嶸郁烈之氣象。猶勿失焉。

蔡邕體貌寬。梁鵠局勢緊。兩者分歧。八分家出乎外者。蓋未見其人。任芝邨儉。又不知作何求體也。唐碑之最奇者。北嶽戴千齡安天王碑。深澤縣大忍寺門樓碑。皆別有師承。非梁蔡家法也。并識於此。

臨飛白書

江南之人。今五字。相傳衛夫人飛白書。今臨章氏墨池堂本。